

第一章

昙花一现的光荣

- “我的殿下，您将继续走多远？”
- “我要继续走下去，直到在我前面引路的神停下为止。”
- 当拜占廷人还沉浸在胜利的喜悦中……一场巨大的灾难已悄悄地逼近了他们

一、“新罗马”君士坦丁堡

君士坦丁堡的前身是古希腊商业殖民城市拜占廷。公元前 7 世纪前半期，向海外开拓的希腊商人首先在博斯普鲁斯海峡的亚洲一侧建立了卡尔西顿城，几年后，他们又在卡尔西顿城对面的欧洲一侧建立起新的商业据点，并使用其首领柏扎思（Byzas）的名字为新城命名，称拜占廷城（Byzantium）。此后数百年，特别是在希波战争^①中拜占廷城发挥了重要作用。古希腊“历史之父”希罗多德（Hrodotus，公元前 485—425）、地理学家斯特拉波（Strabo，公元前 63—公元后 21）和古罗马史家塔西陀（Tacitus，约 56—120）等古典作家都对拜占廷城作过描述。它特殊的地理位置使其具有重要的经济和军事战略意义，很早就受到许多古代军事将领的注意。古代波斯国王薛西斯一世（Xerxes，约公元前 519—465）手下大将迈加比佐斯就嘲笑卡尔西顿城的居民有眼无珠，竟然没有认识到拜占廷城得天独厚的地理优势。但是，罗马帝国统治时期，拜占廷城的发展却受到极大限制，特别是在公元 194 年，罗马皇帝塞维鲁（Septimius Severus，146—211）为报复该城居民支持其政治死敌尼格尔（Pesennius Niger，？—194），几乎将它夷为平地。直到公元 4 世纪初，它仍然没有从这次破坏中恢复过来。

公元前 546—448 年，希腊诸城邦联合抗击波斯军队入侵的战争，最终以波斯人势力被迫退出欧洲和爱琴海及沿海地区而告结束

谁也不会想到，130年后，这个惨遭破坏的城市迎来了它的辉煌时代。

当时罗马帝国刚刚经历了“公元3世纪大危机”奴隶制经济遭到沉重打击，难以恢复，特别是帝国西部地区，人口锐减，土地荒芜，商业凋敝，昔日活跃的贸易中心被荒草掩蔽。经济崩溃伴随着政治动荡，整个帝国陷入军阀混战，武装割据的分裂局面，各路军事将领独霸一方，自立为帝，争权夺地，相互残杀。社会各阶层人人自危，朝不保夕，精神颓废，道德沦丧。在大危机的背景下，帝国分裂势不可挡，政治、经济、文化和宗教中心悄然东移。

和西部深刻的社会动荡相比，帝国东部相对稳定。在经济方面，东部地区长期存在的多种经济形态极大地缓和了奴隶制经济危机造成的冲击，隶农经济和农村公社经济迅速发展起来，人身的部分解放和农民对于相对独立的小农经济利益的追求，激发了农村劳动力的积极性，提高了农业生产率，活跃了农村经济，从而为东部帝国度过危机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早在一二百年前已经开始兴起的东西方贸易此时更加活跃，使东地中海世界逐渐形成了以拜占廷城、亚历山大城和安条柯城为中心的国际商业贸易区，其中波斯普鲁斯海峡地区由于控制东西北海陆交通的汇合点而具有特别突出的重要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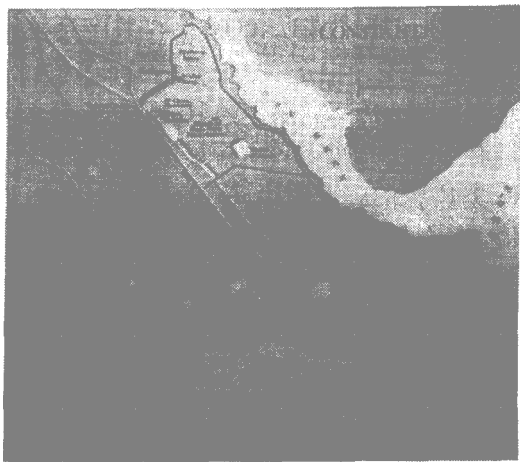
经济稳定也提高了东部地区的政治地位，晚期罗马帝国的皇帝们越来越喜欢到东部居住，戴克里先（Diocletian，245/246—约316）就一直住在波斯普鲁斯海峡亚洲一侧的尼科米底亚城，他以后的许多罗马皇帝也都把自己的行政

中心搬到东部地区。东地中海世界的古代文明有过极为辉煌的历史，特别是古希腊文化的发展曾达到这个地区文明发展的最高水平，随着马其顿扩张和亚历山大东侵，先进的希借文化得以传遍整个东地中海世界，并得到该地区各民族的认同，从而形成了相对稳定的文化基础。另外，自公元 1 世纪兴起于巴勒斯坦并在西亚地区迅速传播的基督教给普遍存在的绝望心理和颓废思想提供了精神寄托，使意识形态的混乱局面得到调整。显然，古城拜占廷即将来临的好运不是神赐的，它嗣后的巨大发展也不是偶然的，而是有其深刻的历史背景的。



君士坦丁大帝

作为当时罗马帝国杰出政治家的君士坦丁一世（Constantine the Great, 306—337）充分认识到帝国东部地区在增强其统治实力中的重要性，他独具慧眼，力排众议，在萨尔底卡（今索菲亚）、萨洛尼卡和特洛伊等城中选定拜占廷城作为建设新都的城址。拜占廷城确实有其独特的地理优势和经济、军事战略重要性。它座落在小山丘上，南临马尔马拉海，北靠“黄金角”海湾，东面扼制博斯普鲁斯海峡，三面环水，一面居高临下俯瞰色雷斯平原，易守难攻。不仅如此，这里还是罗马帝国重要的军事大道埃格南地亚大道和小亚细亚地区军事公路的汇合点，是通向亚洲的必经之地。



君士坦丁堡地图

同时，由于它控制黑海经由爱琴海进入地中海的水上交通

要道，因此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

公元 324 年君士坦丁一世发布命令兴建“新罗马”并任命重臣着手进行建筑工程的准备工作。次年，建筑工程正式开工。君士坦丁一世对这项工程极为重视，他亲自跑马勘测、圈定城市界标。当时，他的随从官员对他确定的城市的巨大面积感到惊讶疑惑不解地问道：“我的殿下，您将继续往前走多远？”他回答说：“我要继续走下去，直到在我前面引路的神停下为止”。此后，他调集帝国各地的建筑大师和能工巧匠，按照罗马城的规模精心设计。大量的奇石异物从各地运到工地，无数古代的建筑和艺术杰作被强行从罗马、雅典、亚历山大、以弗索和阿提卡半岛运往拜占廷城。为了加快施工进度，他特地调动 40000 名哥特士兵投入建筑工作。

经过 5 年精心施工，“新罗马”初具规模。公元 330 年 5 月 11 日，君士坦丁一世亲自主持了盛大的新都落成典礼，拉开了持续 40 天的庆祝活动的序幕。新罗马的面积超过旧城十几倍。在旧城的小山丘上豪华的皇宫拔地而起，大理石屋面、阳台和柱廊在金色的阳光和蔚蓝的大海衬托下使整个建筑群显得格外典雅庄重。旧城墙被改建为高大的皇城城墙，城门塔楼正对西方的宽广大道。大道南侧修建起巨大的赛车竞技场，完全依照罗马竞技场的式样，宽宽的赛道可容 10 辆赛马车并排奔跑，赛场中央耸立着古埃及的方尖碑，可容纳数万人的看台用花岗岩分区建造，外墙则由四层拱型门廊构成，上面装饰精美的大理石雕刻。沿麦西大道继续向西，圆形的君士坦丁广场周围矗立着一大片公共建筑

群，是公众从事商业和政治活动的第一大中心。这里，最高大雄伟的建筑是帝国议会和元老院，十几级大理石台阶是政要显贵、文人墨客向公众阐述政治见解和显露文学天赋的论坛。而稍后在该广场西侧建立的塞奥多西乌斯广场呈方形，是多条重要的罗马军事大道的汇合点，也是全城最大的集市。这里作坊店铺遍布，商号钱庄彼邻，衣食住行应有尽有，分区设立，井井有条，形成了方圆数里的商业区。向西南伸展的麦西大道是举世闻名的大理石柱廊大道，两侧有巍峨的市政厅，森严的将军府和国库，典雅的国家图书馆和优雅的贵族宅区。在这里，风格各异的罗马贵族庭院也按罗马城式样建筑，以便吸引各地名门显贵。全城主要街道、广场和建筑物前都布满了精彩绝伦的艺术品。城市最西侧建起君士坦丁堡城墙，形成第一道城防体系。

人们热烈庆祝君士坦丁堡的建成，载歌载舞，彻夜狂欢，颂扬君士坦丁一世的万世功德，因此又把“新罗马”称为“君士坦丁堡”(Constantinople)，即“君士坦丁的城市”。此后，帝国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提高新都的地位，使之迅速发展成为地中海世界第一大城。君士坦丁一世曾亲自批准罗马贵族免费迁入新都贵族住宅。君士坦丁堡元老院也获得了与罗马旧元老院同等的法律地位。君士坦丁一世采取的这一系列特殊政策极大地推动了新都的发展，城市人口急剧增长，在数十年内，君士坦丁堡城区居民数达到数十万人。现代拜占廷学家根据该城市粮食进口的记载粗略估计，当时君士坦丁堡人口在 50—100 万之间。在整个中世纪的欧洲，这个数字都是手屈一指的，甚至到公元 13、14 世

纪，欧洲最富有的威尼斯也仅有 20 万人口。

在君士坦丁堡巨大的城区内，有帝国行政中心所在地，大皇宫是全帝国的神经中枢和心脏，一切政令都从这里发出，通过遍布帝国的公路网，传送到各地，控制和管理庞大帝国地方行政的高级官吏也是由这里委任派遣。每天，在皇家驿道上来往着信使和官员，他们把帝国各地的军事和政治情报信息送入大王宫，又带着中央朝廷的命令奔赴各地。特别是标有“军情”标志的流星信使马不停蹄地奔驰在各驿站之间，在不到 10 天的时间里，即可以将首都发出的命令送到最远的边区。这个帝国权力的核心迅速吸引了地中海世界的大小政客，他们怀着不同目的，抱着各自的愿望，纷纷集中到新都。即使是已被派往各地的官员也在首都留有宅府和家眷，这既是中央政府的命令，也是他们的愿望，因为保持与权力中枢的密切联系将有利于他们在仕途上的发展。君士坦丁堡的政治中心作用决定了它在帝国历史上的首要地位，也造成了它在宗教、文化等社会生活方面的特殊地位。公元 3—4 世纪，在帝国境内形成的 5 大教区，即罗马、亚历山大、耶路撒冷、安条柯和拜占廷城，代表基督教最强大的几股势力，其中新都君士坦丁堡宗教地位迅速上升，从排名最后到排名第一，在皇帝们的支持下，很快即获得了和罗马同等重要的地位，甚至在许多方面超过了罗马，君士坦丁堡大教长不久也成为东部各教区的首领。由于皇帝们严密控制教会事务，所以，帝国各地教会的主教，包括罗马的主教都随时听候皇帝的召唤，或到首都参加会议，或面君接受训示。

君士坦丁堡重要的文化地位是和其政治、宗教地位相应的。这里安全舒适的环境和繁荣昌盛的城市生活吸引着整个帝国的知识界，原先积聚在罗马城的文人学者和分散在各地的知识分子纷纷涌入新都。语法学家和哲学家来到首都建立起语言学校，向贵族子弟和富人家的后生传授古希腊和罗马语言知识。吟颂古典诗篇和名著既是当时的时髦、风雅，也是从政为官的基本要求。艺术工匠来到这里开设作坊，广招当时急需的建筑和艺术学徒，承包和制作大量建筑所需的艺术品。他们从最初仿造古希腊的绘画雕刻发展到创作具有独特风格的宗教作品。法学家也开办了法律学校，培训帝国官员，提供大量急需的司法人才。欧洲最早的大学君士坦丁堡大学就是于公元 5 世纪在这些学校的基础上成立的。国家还规定通过全国性考试招贤纳士选择和任命国立学校教师。为了整理古代图书，帝国政府请了许多著名学者翻译注释古希腊罗马时代的重要文献。当时的君士坦丁堡尚古之风极盛，学习古希腊语、搜集抄写古籍蔚然成风，研究古代哲学和戏剧，钻研古代文法和修辞也成为知识界的“热门”。正是在这个热潮中形成了以君士坦丁堡用语为基础的古文献的拜占廷译本和以亚历山大科普特语为基础的科普特译本。首都文化生活极为丰富，除了定期举行的大型赛车竞技赛事和体育竞赛外，各个剧场经常上演传统剧目，而各种新节日也常常把君士坦丁堡人抛入不夜的狂欢之中。君士坦丁堡特殊的文化环境使它成为地中海世界和欧洲各国王公贵族及其子弟向往的求学之地，来自各国的年轻人和拜占廷学生一同在君士坦丁堡各学校中

接受教育。

君士坦丁堡活跃的经济生活是其重要的政治，文化和宗教地位的基础。它具有的天然经济地理优势在高大的城墙保护下得到充分发挥。在城区中心地带建立的巨大商业区，汇集着全国各地的商品和来自世界各地的珍奇货物，街道上不同肤色的商贾身着各国服装来来往往，集市上人们用各种语言进行交易，“黄金角”海湾中则停泊着来自世界各地的船只，拜占廷金币成为各国商人从事交易的国际硬通货。帝国的各类作坊和工场大多集中在大皇宫内或附近地区，著名的皇家丝织厂和铸币厂就在皇宫内，而兵器和金银加工场则散布在全城不同地方。

可以说，拜占廷帝国的发展就是以君士坦丁堡为中心，以君士坦丁一世启用新都为起点。新罗马君士坦丁堡的建成，标志着拜占廷国家历史的开端，而以该城为核心的东罗马帝国也被后代史学家称为拜占廷帝国。从此，君士坦丁堡就成为上演帝国千余年历史剧的主要舞台和拜占廷兴亡历程的主要见证。

二、贝利撒留的武功

公元 4 世纪以后，虽然罗马帝国东西两部分走上不同的发展道路，但是，早期拜占廷帝国历代皇帝都认为自己是罗马皇帝的继承者，他们不仅自称为罗马皇帝，而且继续保持罗马帝国的称号。甚至在公元 4 世纪末和 5 世纪日耳曼人各部落大举侵占罗马帝国西部期间，他们仍然认为自己

拥有对西部地区的宗主权。他们都承认西哥特和东哥特人入侵西部地区是合法的，是受拜占廷帝国皇帝亲自委派的。尽管在查士丁尼一世以前，拜占廷帝国已经丧失了对帝国西部地区的控制，但是，当时的皇帝们仍然以整个帝国的主人自居。这表明收复西部失地，恢复对西部的控制，重振昔日罗马帝国的雄风是早期拜占廷帝国统治政策的核心，也是帝国君臣的最大心愿。这个心愿在查士丁尼一世（Justinian, 527—565）统治时期得到暂时的满足，而在查士丁尼一世“光复帝国”的“伟大事业”中贝利撒留展现出杰出的军事天赋，施展了军事战略家的抱负，建立了名贯拜占廷帝国青史的丰功伟绩。

贝利撒留 Belisarios, 505—565 于公元 505 年出生在色雷斯和伊里利亚交界的日尔麦亚。据当时最伟大的作家普罗柯比 Procopius, 约 500—565 记载，他年轻时就在农村的小伙伴们中间显示了过人之处。他相貌堂堂、一表人才且臂力惊人、善于骑射，特别重要的是他处事果敢、性格坚毅，这些无疑构成了他未来成长为卓越将领的基本素质，也是他能够在青年时期从众多军事人才中脱颖而出的重要原因。查士丁尼一世对这个青年军官极为赏识和信任，先是任命他担任自己的卫队长，后提升他为美索布达米亚总督。24 岁时，他又被晋升为东部战区总司令。这期间，他以一系列击败波斯军队的辉煌战绩显露了自己的军事才华。

公元 531 年，贝利撒留率领边防军巡戈于帝国东部边界，在美索布达米亚北部达拉斯城与波斯军队相遇。当时，波斯国王侯斯罗埃斯（Chosroes, 531—579）的远征军有

40000 人，气势汹汹，直扑达拉斯，而贝利撒留的军队仅有 25000 人。敌众我寡，难以对抗。一些军官提议后撤，回避波斯军前锋，采取迂回战略。贝利撒留以战略家的眼光提出，我军后撤必将牵动东部全线，并助长敌军气焰。同时他明智地认为，敌军来势虽猛，却是远来之师，我军人虽少，却是以逸待劳，且有达拉斯城防之险。他将军队调出城东郊扎营，一改传统的左、中、右三军阵式，于平原上摆出五军之阵，以其中四军骑兵与波斯军对阵，留步兵在大营作后备军。波斯军队右军首先发起进攻，贝利撒留命令与之相对的左军后撤，诱使敌军进入两面受攻击的位置。同时迅速分兵绕到敌右军背后，三面同时攻击，重创敌军。第二阵，波斯军队从左边进攻，贝利撒留以相同战术对抗，并下令中部两军骑兵强行撕开波斯军左军，各个击破，分头全歼。随后，全线出击，获得全胜。达拉斯战役大捷使查士丁尼一世对他更加赏识，因此，在恢复罗马帝国西部版图的战争中，对他委以最高指挥权，从此，他的军事生涯达到了顶峰。

当时，拜占廷帝国的领土包括多瑙河以南的巴尔干半岛，从克里米亚半岛到黑海东岸的黑海地区、自高加索经两河流域上游到亚喀巴湾以西的小亚细亚和地中海东岸地区，以及今阿斯旺以北的埃及和今苏尔特湾以东的北非地。查士丁尼一世为了实现自己的政治目标，于公元 533 年发动了对西地中海世界的征服战争。

这一年贝利撒留受命统领 15000 人和百余条战舰渡海直取汪达尔王国。汪达尔人原是日耳曼民族的一支，公元 406 年，从中欧地区跨过莱茵河，进入高卢地区，与阿兰人

和塞维鲁人肆虐于西欧达 3 年之久，后迁移到西班牙西部和南部。429 年，他们跨过直布罗陀海峡，入主北非马格里布地区，并于数年后夺取迦太基建立汪达尔王国。新兴的汪达尔王国实力发展迅速，控制了西西里岛和撒丁岛，进而控制了西地中海霸权。拜占廷帝国在那一地区的利益因此受到巨大损害。5 世纪时，拜占廷军队两度远征汪达尔王国，均以失败告终，被迫承认其对北非的占领。但是，拜占廷帝国不甘心富庶的北非落入他人之手，特别是北非的谷物、油料和酒对帝国经济生活有重要意义，因此，查士丁尼一世决心动用武力征服汪达尔王国。6 世纪时，汪达尔王国内外交困，并与其它日耳曼人王国关系不合。贝利撒留利用汪达尔王国与东哥特人的矛盾，首先在东哥特人控制下的西西里岛休整部队解除远航疲劳并准备攻打汪达尔王国。次年，贝利撒留的军队避开敌军主要防御阵地，于防务薄弱的卡布特瓦达突然登陆，从陆地和海上同时发起进攻。

汪达尔人军队以凶猛彪悍、野蛮残酷著称。当他们席卷欧洲大陆时所过之处，一片焦土，罗马人谈之色变。汪达尔人定居迦太基以后，战斗能力有所下降，但仍然是地中海世界的一大强国。面对着贝利撒留的远征军，汪达尔人起初并没有给以足够的重视。因为，一来汪达尔人以逸待劳迎战拜占廷军队远来之师，占有优势；二来汪达尔王国核心地区城防坚固。贝利撒留在卡布特瓦达的突然登陆，从背后打击汪达尔人，这完全出乎汪达尔人的预料。因此，汪达尔国王盖利麦（Gelimer, 530—533）急忙调内地军队增援。贝利撒留不等对方援军到达，在代基蒙战役中重创汪达尔主力军，并

乘势夺取卡尔西丹城，从而彻底瓦解了汪达尔人的有生力量。失去控制的汪达尔残余部队和内地增援军慌忙退守特里卡马洛，企图重新组织抵抗。贝利撒留早已估计到敌军的这一动向，故抢先渡过特里卡马洛附近的大河，占据有利地形。他乘敌军惊魂未定之时，挥师掩杀，又取得特里卡马洛战役大捷。此后，贝利撒留继续追击向西逃窜的盖利麦残部，在伊彭城消灭了最后一股敌军，生擒汪达尔国王盖利麦。被俘的汪达尔人大多被押往拜占廷，编为汪达尔人兵团，从此，这个民族就逐渐从历史上消失了。贝利撒留的胜利为他赢得了极大的荣誉，他班师回朝后，查士丁尼一世为他举行了盛大的凯旋典礼，并授予他执政官荣誉称号，这是在拜占廷帝国军事将领中极少有人获得的荣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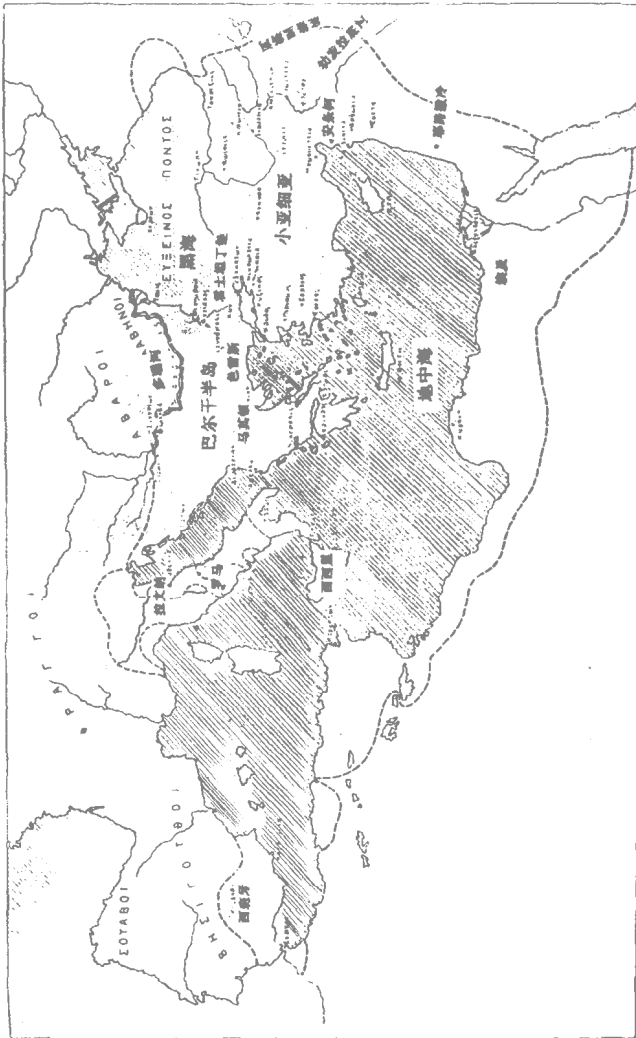
汪达尔战争的胜利增强了查士丁尼一世重建罗马大帝的信心，也激发起他征服东哥特王国的欲望。东哥特人直到 5 世纪末才在拜占廷帝国皇帝泽诺 (Zeno, 474—491) 的支持下侵入意大利，并以拉文纳为都城建立东哥特王国。他们横行亚平宁半岛数十年，成为查士丁尼一世重建罗马帝国的主要障碍之一。公元 535 年，贝利撒留再次领军作战，向西渡海，在他熟悉的西西里岛登陆，并以此岛为基地，沿意大利西海岸向北推进。首先，他夺取了西南重镇那不勒斯，而后又攻占罗马古都。然而，拜占廷军队在意大利遭到了顽强的抵抗。因为东哥特人远比汪达尔人强大，特别是贝利撒留孤军深入，很快就陷入在人数上占绝对优势的敌军的包围，只是由于他杰出的军事才能，才使其军队困守罗马城一年之久，免遭全军覆灭。此后，虽然查士丁尼一世以“围

魏救赵”之计，增派拜占廷军队另一位著名将领纳尔西斯（Narses，480/490—574）攻打东哥特人都城拉文纳解了罗马之围，但是，贝利撒留清楚地认识到拜占廷军队在意大利遭遇的对手不同于汪达尔人，东哥特王国人多势众、地域广阔，难以用武力彻底征服。因此，他审时度势，施展外交阴谋，诱骗东哥特军队投降。公元 544 年他再度奉命赴意大利指挥东哥特战争，获得胜利。

贝利撒留对拜占廷军事技术和战争艺术的贡献比他的战功影响更深远。他组建的装甲骑兵成为其后拜占廷军队重装骑兵的前身，他首先在骑兵装备中引进的日耳曼式长矛和波斯弓箭奠定了拜占廷骑兵在此后数百年发展的基础。在贝利撒留以前，拜占廷军队只有少数骑兵，而且不装备铠甲，使用短兵器。贝利撒留引进了许多阿瓦尔人和波斯人骑兵装备和兵器，如马蹬和装甲，长矛和弓箭，完善了骑兵的作战手段，大大提高了骑兵的战斗能力。可以说，贝利撒留的辉煌战绩表明他是拜占廷历史上最杰出的军事将领之一，更重要的是他的军事成就使查士丁尼一世重建罗马帝国的政治抱负得以实现。

查士丁尼一世重建的罗马帝国虽然不能与古罗马帝国相比，但是其疆域比他即位之初有很大的扩展。此时，地中海沿海地区和海上各大岛基本被征服，地中海再次成为帝国的内湖，帝国的领土面积几乎扩大了一倍，拜占廷帝国因而成为西起直布罗陀海峡，东至两河流域中上游，北自多瑙河和黑海北岸的克里米亚半岛，南抵尼罗河第二瀑布和马格里布 幅原广阔 地跨欧、亚、非三洲的大帝国。

君士坦丁堡陷落记



查士丁尼一世统治末期的拜占廷帝国

三、一闪即逝的辉煌

查士丁尼一世的穷兵赎武和贝利撒留的赫赫战绩并不仅仅表现了这一时期拜占廷帝国的军事实力，也反映了当时帝国一度强盛的国力。作为拜占廷帝国历史上最杰出皇帝之一的查士丁尼一世并非名门之后，而是生于乱世，出身低下，青年时代即随其叔叔从军参政，培养出坚韧的意志和顽强的性格。其叔叔查士丁一世 (Justin, 518—527) 出身贫苦，目不识丁。据普罗柯比记载，他连自己的名字都不会写，在签署文件时使用木刻“图章”。因此，在复杂的政治角逐中，特别是在他自立为皇帝后，都非常器重和依靠他的侄儿。这就为查士丁尼一世洞察时弊，了解民意，进而形成全面的改革方案提供了机会。公元 518 年，他被查士丁一世册封为凯撒，以副皇帝身份协助查士丁一世治理国家，才华初露。9 年后，又继查士丁一世成为帝国皇帝，得以有机会施展其远大抱负。即建立“一个皇帝、一部法律、一个帝国”的新秩序。为实现重建罗马大帝国的理想，他夜以继日、废寝忘食，疯狂地工作。据记载，他清心寡欲，生活刻板，既没有娱乐，也很少休息，一心一意要实现其政治理想。

查士丁尼一世即位之初，为稳定拜占廷帝国动荡不安的形势，采取了一系列强有力的改革措施。上台后，他首先着手调整帝国社会各种关系，缓和各类矛盾。为此，他下令组成法律编纂委员会，收集整理以前历代皇帝颁布的法令，删除其中因过时而不再适用或内容相互抵触的部分，于公